

老照片

# 一张旧照片 半部“武侠史”

杨静然 白世国

这是一张在沧州武术届大名鼎鼎的照片。照片里，六合拳武术家李庆临正襟危坐在中央，徒弟站在后方，前排出拳、握枪、舞刀的则是年纪较小的弟子们。照片标注为：民国26年，河北省沧县庆临国术社成立纪念会全体师生合影。

这张黑白照片被收录进多部史书，它记录了沧州武术的历史，见证了那个武风浩荡、武健决决的年代。岁月悠悠80载，如今再看这张旧照，仍鲜活生动、韵味悠长。

照片的收藏者是74岁的张英杰，他师承六合拳武术家李志云，多次在国内外大赛上获奖。说起这张老照片，老人不禁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 “镖不喊沧”的传奇

张英杰说，这张老照片，要从六合拳的历史说起。

沧州武术兴于明、盛于清，而河北省级非遗六合拳沧州大六合门传承于清朝时期。

在传承中，六合拳分为好几个支派，沧州大六合门是其中重要一支，也是沧州成立较早的门派。在清末同治年间《六合拳》谱手抄本中就有“三十六路大六合”之说，有六合拳、六合大枪、六合单刀、六合双刀等上百种套路。沧州大六合门全称为“沧州成兴镖局李冠铭大六合门”。由此不难看出，李冠铭在这一门派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

李冠铭，回族，清嘉庆、道光时人，幼年师从沧县大褚村一位老师习练弹腿门，后师从泊头八里庄曹姓师父习练六合门，继承其精髓，然后自成体系。

道光年间，他在南门外开办了沧州第一家镖局——成兴镖局。从此行镖于大江南北，广结英豪，与各地武师较量。

也有人不景气。外地的镖师路过成兴镖局，耀武扬威。于是上演了那幕至今令沧县人津津乐道的场景，民国二十二年版《沧县志》有精彩描述：“（李冠铭）驰马追之，超其前有石坊，冠铭

手攀坊梁以股夹马起，马跳嘶，不能少动。镖客大骇，逊谢哀之。冠铭大笑，驰去。”

从此，成兴镖局和沧州武术威名远扬。似乎不经意间，李冠铭创下“镖不喊沧”的江湖规矩，成立沧州成兴镖局李冠铭大六合门，简称大六合门。

## 瞬间定格成永恒

成兴镖局经过李冠铭、李凤岗、李庆临三代经营，在江湖上已经颇有名望。

第三代大掌柜李庆临自幼随父李凤岗习武，身材魁梧，力大过人，善使一条重18公斤、长一丈二尺的大杆子，有“大杆子王”之誉。

民国初年，随着铁路运输和金融业的发展，镖局行业日薄西山。成兴镖局也开始走下坡路，李庆临顺应时事，将镖局停办，开办粮店谋生，但习武的热情依然不减。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李庆临都会在自家经营的斗行总栈召集各门派切磋武艺，管吃管住。”张英杰说，1937年，创办庆临国术社时，李庆临已经83岁高龄。

国术社成立时，李庆临特意请了摄影师拍照。照片中正端坐的长须老者就是李庆临，身后是自家的粮店，名为“公利号斗行总栈”，院墙上挂着三节棍与刀剑，长枪短棍立门侧。弟子们精神抖擞，演练武艺。数年间，李庆临、李树亭授徒百余人，著名的有张凤山、胡云田、李跃山、李占祥、李志云、李秀亭、姚宝云等。

李庆临没有想到，正是这张珍贵的影像，使得80多年后的人们能目睹当年武林的风采。这段故事也经过口口相传，到了张英杰这里。

得到这张照片，和照片中的一个人有关。

张英杰隐约记得，照片前排举刀侧立的人叫王子香（音）。上世纪70年代，由于师出同门，又都热爱武术，王子香将这张照片交给了他，保存至今。

“当时，王老爷子还写了一张名单给我，详细记录了照片上的人。可惜年



代久远，名单已经遗失。”张英杰说。

## 习武是一种修行

张英杰家客厅里，高挂着一幅写着“尚武”的书法作品，这是几年前，他找书法家特意书写的。

“习武是一种修行，修心、修德、修艺。”在张英杰看来，练武不仅在修身，更重要的是磨练人的意志和德行。张英杰生长在义和街，由于体格虚弱，13岁开始学习武术。他的师傅李志云是沧州六合拳第四代传承人。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基本功一练就是几年，许多师兄吃不了苦，纷纷离开，他却咬牙坚持了下来，跟着师傅刀、枪、剑、戟样样耍得有模有样。

习武60余年，张英杰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4个多小时的习惯。早上4时多下楼热身，两个小时慢跑后才开始练习套路。外开腿、悬腿、出拳、收拳，一招一式干净利落。一套完整的套路下来，脸不红，气不粗。到了10月份，还要往身上加15公斤的沙袋。

有时，碰到喜欢武术的年轻人，他就免费授艺。即便年年都在国内外武术赛事上获奖，张英杰也从没想过靠武术挣钱。

张英杰的家里，除了各种兵器，最



多的就要数奖牌了。国内国际的武术比赛上，他获奖无数。拳法不仅技惊四座，还收获了无数“粉丝”的关注。各地的武术爱好者纷纷邀请他前去教授武艺。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把六合拳好好地传下去。”他说。

茶余饭后，张英杰总爱拿出这张老照片仔细端详，照片中的老拳师腰板笔直，双目炯炯有神，似在向他嘱托着什么……

# 数战数捷铸英魂

——寻迹冀中八分区23团东卷子突围战故地

孙福军 齐斐斐

追寻历史，是一次面向未来的重温；回望历史，是拥抱未来应有的姿态。初秋时节，我们走进沧县最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件龙堂乡东卷子村，在村党支部书记李斌、民兵连长李连荣的带领下，考证当年冀中八分区23团一部在这里浴血突围的悲壮历史，倾听历史的回响。

1942年5月1日，日军纠集5万兵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直接指挥，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规模空前的毁灭性大“扫荡”（史称“五一大大扫荡”）。妄图用“铁壁合围”的战术，一举吃掉抗日武装。

6月8日，八分区部队机关和二营，在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带领下，到达河肃公路南侧的肃宁县雪村一带，被数倍于我军的日军层层包围。突围中，常德善、王远音壮烈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30团团长肖治国、政委汪威等。

23团一营当时担负掩护军区任务，军区安全撤离后，为避免敌人反扑，保存主力，6月20日，一营400多人奉命向冀鲁边转移，暂时脱离冀中，进行休整补充。队伍到达东卷子时，天已发亮。

23团政委姚国民、代理团长赵振亚准备在这里稍作休息，让战士们吃点东西。不料八路军进驻东卷子的消息被汉奸获知，汉奸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村北面李家铺据点的日伪军。

## 二

清晨6:30左右，李家铺据点的日伪军纠集李家铺、沧县等据点的日伪军数千人，在坦克、骑兵的配合下，将东卷子团团包围。战斗一开始，日军就在四辆坦克配合下，从南面西面主攻，以压迫八路军从东面撤离。看穿日伪军的阴谋后，团首长决定坚守有利地形，针锋相对地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日伪军的第一次进攻被八路军一阵猛射，丢下许多尸体溃退。团营领导预感敌人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再组织进攻，便命令战士们节省弹药，做持久战准备。

果然，时间不长，敌人又纠集附近据点的部分力量开始第二次进攻。八路军战士个个沉着气，待敌人靠近后，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打得敌人狼狽而逃。这时，日军坦克冲上来，战士们用手榴弹、机枪一齐开火，打得

# 九旬老兵创作《上甘岭战歌》

本报讯（杨静然）“我们是坚守上甘岭的英雄，我们是坚守上甘岭的好汉，抗美援朝建奇功，为国争光名天下传……”近日，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吴桥县安陵镇瑞拱村91岁的王玉山结合自己的经历，创作出一首《上甘岭战歌》，表达他铭记历史的爱国情怀。

王玉山15岁当兵，22岁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作为一名运输兵，他要翻越一座座山，将物资、粮食和武器运到前线。面对恶劣的环境和强大的敌人，

爱是海上的灯塔，为迷途者照亮回家的方向；爱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指引迷途者走出心灵的困境。近几年，沧州安定医院集团和市民政局救助站密切协作，关爱救助流浪精神病人，积极治疗疾病的同

# 让爱回家

本报记者 周红红

## 山东男孩“党民一”的故事

“‘党民一’这些天还好吗？大家都惦记他的……”前两天，沧州安定医院集团盐山分院的医护人员，拨通了山东省乐陵市西段乡张元标村闫桂娥家的电话，关切地问候。

医护人员口中的“党民一”真名叫潘玉康，是闫桂娥的儿子。3年前曾走失，后在盐山得到救助。“党民一”是救助站的人们给他起的名字。

故事还要从2018年春天说起。一天，一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满脸血渍的男孩被民警送到盐山县救助站。男孩精神恍惚、神志不清、一言不发，还不停地流着口水。手腕上戴着一个住院标签，字迹已经模糊、分辨不清。

救助站员工马上将男孩精心照护起来，买来新衣新鞋，还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党民一。

因男孩智力和语言都有障碍，肢体协调能力也很差，为了给他更好的治疗，一个月后，他们将党民一送到了盐山县安定医院。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医护人员耐心地与他交流，积极给他做肢体康复训练，像家人一般。虽然这个男孩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好了许多，

但仍是一言不发，拒绝与人交流。孩子的家到底在哪里，人们一直在寻找。

2020年，经公安人脸识别系统比对，“党民一”与山东省乐陵市西段乡张元标村闫桂娥两年前丢失的孩子吻合度很高。几经周折，终于与孩子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当孩子见到母亲的那一刻，从不说说话的党民一突然跪在地上，大声喊出了一声“妈妈”，母子俩抱在一起热泪长流，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母亲看着孩子上下打量，激动地直说高了、白了、胖了，然后就是不住地感谢。自孩子走失后，这两年多一家人一直在寻找，一刻都没放弃过，甚至他们以为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如今看到眼前白白胖胖、干干净净的儿子，怎能不高兴若狂？

党民一跟着妈妈回山东了，医院和救助站的人们都发自内心地高兴，可是他们的心里也空荡荡的。两年多的朝夕相处，彼此都有了感情。从那以后，每当大家惦念他的时候，就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亲情也在电话两端缓缓流淌。

## 为百余流浪者找到家

像“党民一”这样的流浪人员，每年沧州安定医院集团都会救治不少。这

也源于与市民政局救助站的密切协作。

据市民政局救助站站长季艳军介绍，救助站每年都会接收五六百名流浪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有精神疾患。这些年，他们会送到安定医院进行治理，同时两家联手积极为患者找家。

一位湖北老人走失5年终回家的故事，虽过去两三年了，可每每提及，仍让人感怀。那位老人被送到沧州安定医院时，衣冠不整、全身污垢，光着脚，脸上也满是血污。行为怪异，经常大喊大叫，情绪起伏特别大。

经检查确诊，老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并伴有心脏病。医护人员为他洗澡修剪指甲胡子，换上新衣服，并制定了系统的治疗方案，同时承担起饮食起居、理疗护理等全部工作。还经常带着他参加病友聚会等活动。过年过节也有人陪伴，在院5年给予了他最贴心的关怀、最细致的护理。还将他的信息传到互联网上，积极为他找家。

一切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五年后，通过人脸识别系统，终于为老人找到了家。当远在湖北的亲人得知老人还活着时，喜极而泣，老人的儿子第一时间赶到沧州安定医院。当他看到衣着整洁、红光满面、安静从容的父亲时，一个劲地给医护人员鞠躬致谢。当日下午，小伙子又冒着大雨再次来到医院，送来了一面赶制的锦旗，以表达感激之情。

据安定医院集团董事长韩之杰介绍，近几年，他们与市民政局救助站联手，已为百余流浪精神病人找到了家。在这些被救助的流浪人员中，有老人、有孩子，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流浪一两年的、也有七八年的。这百余人的回归，便是百余家庭的团圆。

## 救助之路书写传奇

为了安顿这些流浪者，医院在床位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专门拿出一个区域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各项软硬件设施也已相当完备，温暖洁净的床铺、热气腾腾的饭菜、24小时热水一应俱全，医护人员更是尽心尽力，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制定完善的治疗方案，想办法走进他们的内心，既暖身又暖心。

前不久，受安定医院爱心故事的感动，市民政局救助站站长季艳军、沧州

